

回忆潼南书店事件

陈 锦 江

在我党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以后，革命形势处于低潮，党的活动由公开转入隐蔽。为了开展革命活动，传播革命思想，各地文化书店蓬勃兴起。我地下党员龙俊阳、陈平允同志于一九二八年发动群众募捐筹款，在柏梓街上（现柏梓小学地方）开办了“民智书报社”。社内订有各种报刊、杂志、进步书刊，欢迎群众阅读。

一九二九年春，中共潼南双江特别支部建立，选任了杨衡石同志为书记，龙俊阳同志为特支组织委员。同年下半年，龙俊阳同志受组织的派遣，参加四川省委在成都举办的政治训练班。学习结束时，中共四川省委委员兼川西特区书记罗世文同志对他面示：“回潼南筹建一个军事联络站，以书店作掩护，开展活动。”龙回县向组织汇报了省委的指示，特支决定，由龙俊阳、陈平允（特支宣传委员）负责潼南书店的筹建工作。在潼南城关、柏梓等地宣传发动地方社会人士、知识青年，参加筹资入股，每股五元。参加人员有柏梓的夏威孚、张之任、付辉吉、丁文新，城关的陈齐思、陈哲生、陈念仁、邱达夫等。党内同志有谭世良、龙俊阳、陈平允、周子骥、周穆、夏益寿、邱德茂等。全县共筹集一百二十余股，股东三十余人，资金六百多元。

一九三〇年一月，潼南书店在城关大同街城隍庙隔壁（现川剧团隔壁糖果店），正式成立开业。店内分工是：经理谭世良，业务代如渊，会计邱德茂，营业员夏益寿，炊事员陈隆田等。在业务上经营一般图书、教科书和文具、球类等。党的活动寓于图书发行之中，秘密地联络组织和同志，将革命图书、马列著作、党内杂志书刊、政治理论、文艺读物，如《马克思选集》、鲁迅的《呐喊》、《郭沫若诗集》等，让党内同志传阅，向一些进步的知识青年传播革命思想。当时国民党对共产党的书刊禁止、搜查很严，不敢在书店公开发行，常常是把一些革命书籍用篾篓收藏起来，放在隔壁城隍庙房子的暗角里，秘密出售。

潼南书店从外表上看，颇似一个普普通通的小书铺，实则为一个我党的重要机关——军事联络站。党的活动斗争在这里孕育酝酿，运筹帷幄。党特支机关也由双江移到了城关。潼南书店在特支的领导下，建立了书店党支部，谭世良任书记，以书店经理、交通员的名义作掩护，夏益寿任宣传委员，以书店营业员的名义作掩护，龙俊阳任组织委员，江涛为委员。从此党以书店作掩护经常开展革命活动。谭世良同志还负责联络工作，上至川北的三台、中江、盐亭、射洪、遂宁，下到川东的合川、长寿、丰都、涪陵、万县等地，各地党组织往来联系的一切信件，按规定秘密地藏藏在书店上楼的第二步石梯的缝隙里，由他负责拆阅管理。江涛负责拟草党内宣传通知、标语口号，经讨论

定稿后，由周穆刻写，邱德茂、陈隆田印刷。没有油印机，从双江杨氏私立聚兴小学校长杨衡石（党特支书记）处拿来油印机一部，在潼南县城涪江对岸观音小学僻静地方，夜深时秘密印刷，散发各地。

一九三〇年六月，省委传达贯彻党中央指示，进军武汉，全面夺取国民党军政大权，在武汉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。中央责成四川省委在合川、武胜、潼南、蓬溪等地联合组建中国工农红军长江上游第二特遣师，以牵制敌人长江上游的兵力，配合进军武汉。省委当即作了部署，任命了已在潼南做军运工作的江涛同志为特遣师师长，又委派了潼南籍的沈育守由成都返回潼南，任特遣师政委。沈育守急回到了潼南。时值江涛、龙俊阳两同志去参加了省委派人在合川二郎庙主持召开的合（川）、武（胜）、潼（南）、蓬（溪）四县联合建军会议。会结束后，沈育守同志，在潼南书店聆听了江涛、龙俊阳同志汇报传达二郎建军会议精神。会议要求按“古田会议决议”建军，潼南负责组织两个团兵力的任务。党组织立即在会议上做出决定：由龙俊阳同志去茶店、古溪；谭世良去塘坝，陈平允、沈育守去柏梓；江涛去双江等地，各自分头组织发动群众。柏梓、茶店工作进展顺利，很快组建了一个分队和一个中队的武装力量，委任了柏梓的陈彦卿（党员）任分队长，茶店的周子骥（党支书）任中队长。后不久，上级传达中央指示通知：军事计划有变动，停止进军武汉，各地建军工作停止，改为秋收起义宣传。省委并发来了秋收起义的宣传提纲。潼南的建军工作立即转入了秋收起义宣传。江涛经支部会议同志的推选，根

据省委宣传提纲，拟草了宣言，沈育宁同志参与修改，完善后，以中共潼南特别支部名义，发往各地支部贯彻执行。

嗣后，沈育宁同志经省委调回成都工作，江涛仍返回潼南东乡（茶店、古溪、玉溪一带）与茶店党支部周子骥开展秋收起义宣传，继续发动东乡教民（松杉教）运动，并在那里建立了工农赤卫队和赤卫队党团支部。柏梓支书龙俊阳带领党员同志深入发动群众，培养赤色积极分子，陈世海、陈太卫、陈方州、陈德光、黎丕喈等群众起来参加“五抗”活动（抗粮、抗捐、抗税、抗租、抗债），在柏梓街上、衣村、大滩、中渡口道林寺、滑滩子等交通要口地方，张贴标语，散发传单，国民党伪乡丁的背上都贴上了共产党的标语。潼南书店支书谭世良，城关支书陈平允带领同志深入城关、塘坝等地组织发动群众开展了秋收起义的宣传。

一九三〇年八月十日晚，展开了一次大的革命行动，在潼南城关、县中、塘坝等地四处张贴散发了“打倒贪官污吏！”“打倒土豪劣绅！”“打倒军阀！”“建立苏维埃政府！”的标语口号。潼中校长陈齐恩，伪教育局局长陈象离，发现学校出现共产党的标语传单，内心十分惶恐，视为大逆不道，深夜拿着标语、传单到国民党驻潼边防军邓和旅部密邀功，说：“潼南书店是共产党的机关，标语、传单都是那里发出来的。”敌旅长邓和兼潼南县长得知后，如临大敌，火速命令该旅营长兼城防司令邱守痴，县警备队伍治德、赖双太，深夜派警丁冲入潼南书店搜查，缉拿共产党，除仅搜得外地邮来交书店潼

梓南收的信一件外，其它什么也没有。当晚强行将我书店的夏益寿、邱德茂两同志逮捕。又在城隍庙口街上逮捕了龙非池（龙俊阳的弟弟）在潼南旅馆清号逮捕了外地的陈世辅（合川掘新书店陈再新的弟弟）和罗焕章、王侯卿、王世虎等人。书店谭世良、陈平允等因公外出未捕获。敌旅长邓和仍心不死，通宵达旦地派人，又打电话通知塘坝、柏梓各地追捕我共产党员。第二天（8月11日），伪警各队伍治德、赖双太等在塘坝逮捕了谭世良同志，在柏梓逮捕了代如渊同志（羣众），一同关进县城监狱，並查封了我潼南书店，破坏了我党重要机关——军事联络站。

当我党机关潼南书店，遭到敌人破坏以后，一时乌云迷雾笼罩了潼南。在这片白色恐怖下，我共产党人和革命同志，有的被关进了牢房，有的被迫出走，有的潜身匿迹，蛰以待时，使我党组织和革命遭受一次重大的损失。在狱中，敌人对共产党员谭世良同志软硬兼施，严刑逼讯。世良同志虽遍体鳞伤，骨折骨碎，敌人却始终一无所获。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坚贞不屈的高尚气节。一九三〇年八月十七日，优秀的共产党员，人民的好儿子谭世良同志在潼南涪江河畔金鸭坝慷慨就义了。谭世良同志把年轻的生命，献给了伟大的、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，用宝贵的生命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，他的革命精神将与日月同辉，永世长存！

注：此材料系根据沈育宁、陈平允、代如渊等人生前所写的回忆和从他们的档案材料中摘抄整理的。

国民党机校在潼南双江的建立和终结

杨 尚 廉

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，国民政府军政当局认为在军事上，决定战争胜利的主要因素之一，是靠机械化部队的威力与速度，所谓兵贵神速，武器贵精良，才能克敌制胜。因此他们急欲筹建机械化部队。经过几年运筹，於三十年代初期，派徐庭瑶率一军事代表团访英，得到英国赞助，售给中国坦克三十余辆，並派来以道逊为首的顾问团。故於一九三五年在南京方山成立了战车营。为了培养机械化部队的军官，在英国顾问的建议下，成立了交辎学校，蒋介石兼任校长，徐庭瑶任教育长，此乃国府军政部组建机械化学校的开始。

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后，南京日遭敌机轰炸，北平沦陷，上海在危急中，於是国民政府开始内迁，交辎学校和战车营均迁湖南附近“金井”。一九三八年又得到苏联援助，售给T26式坦克一百辆，並派来苏联顾问团，在苏联建议下，按苏联建制和训练方案，组训机械化部队的学兵学员，故将交辎学校分为机械化学校（即国民政府国防部直属中央陆军机械化学校）和辎重兵学校，战车营扩编为装甲兵团，随即将机械化学校迁广西柳州大桥村，辎重兵学校迁贵州龙里，装甲兵团隶属200师，更名为1149团，师长杜聿明，团长胡献羣。一九四〇年广西崑崙关战役失利，宾阳沦陷，柳州即受威胁，机

械化学校急迁湖南西部的洪江及贵州的镇远。200师改编为11军，军长徐庭瑤兼任，副军长杜聿明。1149团又改称装甲兵团，也迁至广西全州、兴安一带。此乃机械化学校组建的变迁。

由於日军进攻湖南，长沙大火，衡阳告急，国民政府迁都重庆。一九四二年徐庭瑤调任军训部机械化兵监，以兵监名义派范少渔、范汝达来四川潼南双江赶建校舍，作好机校内迁准备。经与当地县区政府会勘建校地址，选定双江涪江之滨金龙山、银龙山一带作为机校新建的校区。並將全部校址办公用房及营房等修建工程招标投标。由双江镇人杨尚义中标承包。石工在塘罐窑、白楼观一带开山劈石，备足大批石料运至建校基地；同时购置建校所需木料、水泥、石灰、砖瓦，僱请大批土、木、泥、石工人，加紧施工兴建。从一九四二年春季至一九四四年夏季，历时两年多，全部工程乃告竣工。计校部办公用房六幢，大礼堂一幢，营房四十余幢，还建有练习团大修工場一个，並在双江、大佛、新、荃林河坝一带开辟了八个练兵場。此乃机校在潼南双江的新建。

一九四四年秋机械化学校即由湖南洪江、贵州镇远陆续迁来四川潼南双江镇。这时该校的编制与各级主要负责人是：校长仍由蒋介石兼任，教育长为胡献羣；校本部內设有办公厅，主任为钟祥，下设人事科，科长为朱锦章；內设政治部，主任为刘清源；设有教育处，处长为蔡庆华，下设模型教室，主任为陈际堂；兵工组，主任为杨胜泽；射击组，主任为钟惠芳；驾驶组，主任为皮天驛、赵明柏；设有研究

处。处长为李立仁。该处附设有图书馆与印刷厂各一个。设有总务处。处长为陈禹民。下设副官室。主任为张光宋；会计室。主任为黄景星；军需室。主任为杨敬之；军械器材室。主任为吴祺生；车辆组。主任为谢昭祖。还设有一个特务连。连长张洁亭。一个司机排。排长王子扬。还设有校医院一所。工厂四个：（1）大修工厂。主任为孙元；（2）实习工厂。主任为张贵宝；（3）小修工厂。主任为黎昆耀、袁赓生；（4）练习团工厂。主任为黄薪新。校部还辖有工程学院一个。院长为项××。

受训学生、学员编制。有学员大队。大队长孔福兴。下有军官训练班。军官技术保养班和汽车训练班。有学生大队。下分第一、二两个大队。一大队。大队长为王铁寰。下辖四个队。一队队长为陈荣锦；二队因无学生。队长暂缺；三队队长为许广生；四队队长梁作新。二大队。大队长张孟威。下辖五、六、七、八四个队。五队队长黄思恭；六队队长杨干城；七队队长郭祺瑞；八队队长杜伯爵。有军事大队。大队长隋金、柳英。下分两个中队。一中队。队长田达坤。二中队。队长陈光祚。有练习团。团长吴师伟。下分三个营（九个连）第一营营长李武翹；第二营营长沈××；第三营营长陈振威。此乃当时机校的编制概要。

机校迁来潼南双江镇以后。随即派张孟威、李伯爵赴重庆、泸州一带招考高中毕业生到双江机校入学受训。组建成立学生第二大队。展开了机械化部队学兵、学员的训练。其间白崇禧、徐庭瑤曾先后亲临双江机校。视察该校的组训工作。检阅了装甲车部队、坦克部队

的军事演习，并向全校官佐、学兵、学员训了话，勉励大家严格训练，精教勤学，苦练军事技术，提高机械化部队的素质与作战能力。此乃机校在潼南双江期间的组训简况。

一九四七年上年，该校奉命由潼南双江迁往江苏徐州。在双江只留留守处，由总务处长陈禹民（少校军衔）任留守处主任，练习团技术团副、大修工厂主任黄耕新（少校军衔）、车辆组主任谢昭祖（少校军衔）任副主任，其他军官、佐属约二百人，特务连留有一个排四十余人，主要任务是看守营房和未搬走的装备、器材、枪弹、物资等。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“三大战役”与渡江之战的胜利，国民政府土崩瓦解。一九四九年初机校本部随国民政府搬迁台湾后，留守处的粮饷供给断绝了，留守处人员被迫各自做生意谋生。中国人民解放军二、三野战军部队向大西南进军，节节胜利。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五日解放了潼南。由于中共潼南地下党大力宣传党的政策，兼之形势所迫，十二月六日留守处主任陈禹民、副主任黄耕新、谢昭祖，当众口头指示全体官兵、职工、司机、勤杂人员，各自要保护好营房、车辆、装备、工厂机器和枪弹等，並造好清册，等候解放军前来接管移交。殊不知十二月五日罗广文部队撤退前却胁迫留守处人员破坏营房、车辆、工厂机器设备和枪弹等，陈禹民不予从命，当即组织特务连在团部后山与罗部打了一仗，罗部迫於形势，仓惶撤走，从而保护了一切财产。十二月六日双江解放，八日进驻潼南的解放军部队派赵处长任军代表，到双江机校留守处进行接管工作，各项物资装备清册，人员花名清册，均一一交接清楚，机校留守处全部人员，正式向中国人民解放军起义投诚。此乃机校在潼南双江的终结。

一九五〇年新胜土匪暴动纪实

米 学 渊

一九五〇年初，正是潼南全境土匪猖獗时期，塘坝区政府刚成立不久，当时的中心任务，是征粮和剿匪。由于伪乡镇政权尚未摧毁，有的勾结土匪，阳奉阴违，有的则公开叛变，致使征粮工作进展迟缓，有的边远乡镇则完全不动。

一九五〇年农历正月二十三日晚，区长王介堂主持了区政府工作会议。参加会议的有王锁则、李振刚、蒋俭、匡远基和我等人。会上对当前征粮工作作了新的部署，但没有研究各乡匪情和能去不能去等问题。王区长决定我到新胜开展征粮工作（我当时是副区长）。

当时，新胜的伪乡长是侯德敷（解放前名侯志超）。一九四一年下期，我在潼南太安乡小学教书时，他曾是我县伪政府文教科督学，和我有长期私人交往，我想，我们间有故旧关系，对于开展工作，是一个有利因素，欣然接受了这一任务。

二十四日上午，我带领区政府通讯员兰国中，区干队员苏炳洪、王中达（另两人记不起名字了）等四人出发了。

区干队员原是潼南伪政权的自卫总队成员，解放后，被我接管，调了一个班来区政府作治安保卫工作（区干队队长是张文升）四人

各带一支步枪，携少量子弹。兰国中背了一个公文袋（我和他都没带枪）。於上午十一点多钟到达新胜。

这天，正值场期，街上热闹异常，茶房酒店，顾客满座，我们好不容易挤过街心，到达乡政府。乡政府空无一人，我坐了一阵，四处查看，见厨房里正煮着大锅米饭，炉火还熊熊地燃烧着，不一会儿，人声鼎沸，场外各条小路挤满了争先恐后的人羣。我知有变，急向区政府打电话（电话机没有在碉楼内接电话的是匡远基同志），刚接通，还来不及说明情由，而电线已被土匪割断了。

兰国中因身着便衣，混杂在人羣中，当天下午，回到区政府，区干队员苏炳洪落队在场口外边，不幸牺牲（后三日，王区长派人前去进行了安葬）。我和三名队员，齐被围困在乡政府内。

乡政府里面有一座石碉楼，它三面邻屋，一面靠田，两层楼，我们四人齐退守在碉楼内。

我从乡政府一切情景来看，断定伪乡政府叛变无疑，我反复考虑，侯德敷和我素有交情，若能见面，晓以形势，必能说其归正。於是我在碉楼内高声喊话，我要会侯乡长，有事同他商量，下面土匪也答话，说侯乡长在下面，可以会我。於是我率区干队员，持枪走出了碉楼，时间约下午两点多钟。

然而事情并非我所想的那样简单，原来号称“九路军”司令员土匪头子何克强，早已盘踞新胜乡了。何匪，永乐何家坪人，国民党军官，解放后，即组织土匪武装，並於塘坝区政府成立不久，拉去了235

师四个连（235师是国民党四川军阀潘文华所属潘星川部队，起入后有一部分驻塘坝许家桥一带，尚未整编）。常出没於潼南、大足两县间。事前，何匪曾攻我大足县城，败溃下来，伤亡惨重，盘据在新胜进行休整（沈毓林同志谈），何是政治土匪，未在驻地，抢劫民财，所需粮食，猪肉一切供应物资，全由乡政府向下属六个保进行摊派。因此，羣众都不惊恐，地方秩序，一如往常。

当我走出乡政府时，即被潜伏在墙壁间的数十名何部匪徒，一拥而上，夺去了三名区干队员的枪支，我们就这样轻而易举地被劫持了。

我心如火焚，悔恨莫及。走出乡政府，倒左手，出墙，经过一丘丘稻田，来到了距场约一里许的一座民房里，这院子约有数十名匪徒一到，即上来几个匪徒洗劫了我身上的钱和粮票（是当时老区使用的粮票），脱去了我的新衣新帽，给我换上了一件破旧的军大衣，被四个持短枪的土匪看守着。

这院子是座大瓦房。正屋和左边横厢房都是亮一柱的猪圈，很宽敞。我们四人被看押在厢房猪圈上。我默坐着，匪徒们忙忙碌碌来来去去，看得出有转移的迹象。其中看押我的一名土匪问过我还是不是共产党员，我说不是，我参加工作是朋友介绍的，也就算了，还有一个土匪举起手中的大拉手枪炫耀地说，“打死你们中的那一个，就是我这支枪抵在他背心上打的”，其余的土匪，没问过我们什么，也没向我说过什么话。傍晚时，一名土匪喊叫着：“何司令”来了，何

匪兇险。高个子，身着中山装，头戴一顶军帽，在厢房下面屋角竹林子里，同数名匪徒窃窃私议了许久，然后他走了。上来了一群匪徒，用棕绳将我们四人的双手反绑了，由四个土匪押出院子向后山密密的林子走去。

天已黑了，下着蒙蒙细雨，山路崎岖，溜滑难行。我走在前面，清楚地听到后面的土匪说，“把他摆在这里”，另一个土匪说，“还没有得到指示”。在茫茫夜色中，我一步一步地朝着必死之路走去。

约有一里多路，到了山间一座简陋的民房，押送的人下山了，在微弱的灯光下，看得出全是穿军装的匪徒。出人意料地上来一人把我的绳子解了，并叫人把三个队员的绳子也解了，让我坐下，亲自端来一盆热水给我们洗脚。我甚感惊异。这人先开口了，自言自语地说，“他妈的，打仗是我们的，吃鸡吃肉是他们的，吃泡菜是我们的”。从他脸上表现出的不满和哀丧的神情，已知他同何匪有矛盾，无疑是有悔改之心了。

这晚，天气特别冷，屋子正中早已燃起了一堆柴火。院子约有十多名叛兵。从口音中听得出都是四川人。这人让我烤火，对面而坐。三个区干队员，挤在两侧。后面则是十多名叛兵，围成一团取暖。他开口了，作了自我介绍。这时，我知他是235师的一个排长，什么姓名，什么地方人，现在记不起了。接着问我，“象我们这样的人，起义后又反叛，若再归正，还能不能得到宽大处理”。他们受何匪诱骗，不了解党的政策，我抓紧时机，无所顾忌地阐述了“首恶必办，

愿从小的。立功受奖 的兄的暗匪政策。重指出他们是胁从者。现在正是立功的好时机。大家屏息地静听着。这晚。我谈的范围甚广。谈了解放军优待俘虏的政策。也谈了对起义人员的政治待遇等问题。排长按捺不住懊悔之情。气愤地将帽沿上青天白日帽花摘下来。使劲地投入火堆中烧毁了。

夜已深了。我们四人被安排在土匪窝挤睡着。我心绪万千。不能合眼。

这天。新胜土匪暴动事件。於当日下午在塘坝传开了。匡远基接上我电话。忽中断。已知有变。有赶新胜集期的回了塘坝。逢人便说。下午。兰国中回了区政府。向王区长汇报了目睹情况。王区长心急了。当时。驻塘坝的剿匪部队541团 有任务外出。除留守人员外。无兵力。区政府仅六名区干队员。力量太弱。向外地调兵。远水难救近火。正焦急间。约下午五点多钟。正有路过塘坝的解放军。王区长说明情况。求得支援。率领了几十名解放军战士。晚间到达了新胜。将通往集镇的各条要道和附近大院落完全封锁。潜伏至第二日拂晓。发现后山有目标。即以排山倒海的火力。猛烈射击。步枪声。机枪声。枪榴弹声响成一片。整个山谷震动了。匪徒们。一枪未还。由於熟悉路径。霎时间。渺无踪影。王区长到了集镇。见碉楼门大开。场镇附近大院落无一匪徒。只得又息地失望而回。

这晚 我不能合眼。清楚地听到山下的枪声响了。我们的队伍到了。叛兵们慌乱地向后山逃窜。我带着三个队员向山下直奔。刚冲出

林子。紧密的枪声从我耳边掠过，噻噻直响。我急叫三个队员各自分散隐匿。前面有一大石包。我猛一步伏在石包后面。后来枪声稀疏了，停息了。我待了一会儿。出来时与三个队员失去了联系。

一阵枪炮声后，路无行人，鸡不叫，狗不咬，大地一片沉静。我独自走过关门闭户的新胜街心，朝通向塘坝的大路走去。约上午十点多钟，返回了区政府。王区长正换去了泥泞的湿衣，在办公室里洗脚。跑弟米泽来区政府打听我的消息，正停立在王区长的身旁。大家见面，惊喜交集。

下午两点多钟，从复兴来了电话，得知三个区干队员绕道安全抵复兴。三人於二十六日上午返回了区政府。

后不久，235师排长，派了两个便衣，从区政府后门而入，会见了，我，商谈自新问题。我立将此事报告了王区长。他叫我将两人交给了驻塘坝剿匪部队541团刘副团长处理。

猖獗一时的土匪，在我军事打击与政治瓦解相结合的方针治理下，到五〇年旧历四月份，基本肃清。何，侯二匪首，於下年清匪反霸时，齐被我公安机关逮捕法办。

重犯越狱纪略

刘心伯

重犯越狱发生在一九四八年冬。那时监狱看守所共有六个工作人员，所长叫田恩沛，年六十岁，北京人，工作人员中有汤××（会计，江苏人），王铁军（？），杨××、×××（看守长）、×××（女看守），除王是伪法院王毅军院长派，其他全是田恩沛清帮徒弟。田二十三字，其他人二十四字，他们都是兴湖六帮，汤是嘉白帮，另外还有一个姓林的看守，江油人，在出事前几天拐带了大佛乡姓曾的有夫之妇逃走回家。

田恩沛会武术，出事的当日他去塘坝清查保外就医逾期未归的犯人刚回。

那时我住在看守所斜对门（张爷庙隔壁，即现在的体育场），下午五时左右听到监狱中人声嘈杂，大声喊叫，有人传说犯人越狱，我怕犯人或追捕者闯入铺门，所以关上了铺门。

事后听说了四件事，都是可靠的：（1）警察（当时警察局长黄国璋，警察局在监狱对面，相距不到三十公尺），出面协助，在汤××指挥下打死一个犯人，埋在河边鹅卵石下面；（2）田恩沛曾用大刀阻拦犯人，但阻挡不住，不知有无伤者；（3）事后伪法院王院长把田恩沛、杨××、×××（看守长）扣押，田不久释出；（4）看守所（监狱）分派系，王铁军是王院长派，其余人是首席检查官毛传钊（湖北人）派，田释出后，田的儿子田玉铭常去找毛首席，毛首席表示，无论事情怎样经过和发展，对田绝不起诉。

潼南大火灾

民国二十三年（一九三四年）

唐立仁

民国二十三年（一九三四年）农历四月十六日，时当中午，柴市街居民张氏为炊，不慎失火，焚毁邻房十数户，虽经羣众拼命扑灭，不幸毛家新街（通江巷）黄长兴木厂再度发火。时值天久未雨，气候亢阳，祝融肆虐，火趁风势，风助火威，火鸦横飞，上排靠狮子岑崖一带房屋，从帝主宫（大礼堂）外街起，延烧至惠民宫（县政协后），由城关镇（大佛区人民政府）接引禹王宫（粮食局）、天上宫、万寿宫（电影院）围墙外，直到猪市巷（新华书店右）止，下排自毛家新街、巴川银行（邮电局）、紫雲宫（王爷庙）、小码头、大码头、毛家巷、直至纪念碑。是时烧焚的民房、庙宇，繁荣的中心街玉石俱焚，变为一片焦土，华丽的商店大厦，竟成瓦砾灰烬，更可怜的是飞火烧光了柏树坪一带贫民的茅舍！延烧历时一昼夜，若大的潼南县城，保留了两端房屋数十幢，损失财物，难以数计。

我系灾民之一，亲临其境，目触心伤！回忆当时无家可归，老少借宿於文星山庙宇，是夜辗转难寐，时闻怒火声、爆破声、坍塌声、呼天声，不绝於耳，灾民无不痛心蹙首，悲愤凄惨，秉笔难书。

这回大火，自建县以来，空前未有，应罪责当时黑暗政府，贪官污吏，平时与土豪劣绅勾结，狼狈为奸，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，吮